

基于乡村价值的三产融合： 内生路径及其实践逻辑

——以豫中 L 村为例

张红, 杨思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其发展受到政策、资本等外部要素助推,同样应立足本土资源,促进乡村价值转化提升,实现内生发展。本文从乡村价值视角出发,结合内生型发展的核心特征,提出“价值认同-价值再造-价值共享”的三产融合发展路径。基于豫中 L 村三产融合经验,研究发现,面对乡村价值弱化、产业基础薄弱的困境, L 村历经发掘乡村价值、共创乡村价值到共享乡村价值的渐进实践过程。通过培植乡村多元价值认同,破解资源内生难题,奠定三产融合基础动力;村社统筹推动乡村价值再造,有效实现内外合作,培育三产融合发展能力;不断完善价值共享机制,利于强化农民本位,保障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性,以此促进乡村内生发展。

关键词:乡村价值;农村三产融合;内生型发展;产业振兴

中图分类号:F304.5;C912.82

文献标志码:A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随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进一步提出推动农村三产交叉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植根于农业农村、由农民主办、彰显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现实层面,传统农业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劳动力流失等问题^[1],就农业抓农业的传统思路难以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困局,不断拓展农业价值,推进三产融合,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对于高质量农业、旅游体验、休闲养生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乡村生态供给、文化传承、休闲康养等功能逐渐被重视,不断倒逼农业产业转型。因此如何有效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关于农村三产融合,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日本“六次产业化”概念,对农村三产融合的概念^[2]和内涵特征^[3]进行探讨,整体上突出“产业联动、资源整合、功能拓展、链条延伸、技术创新、利益联结”等核心特征;二是结合国内外实践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进行探讨,主要包括农业内部融合、纵向延长产业链条、横向扩展农业功能以及高新技术渗透等形式^[4];三是探讨农村三产融合的实践路径,多从政府政策驱动、龙头企业带动、电商平台助推等实践形式分析,发现实践面临要素融合不畅、管理及运行体制不健全、创新投入不足等困境,针对性提出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性政策法规、加强市场资

收稿日期:2024-09-09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F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3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Y2302016)

作者简介:张红,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金、技术人才等基础条件支撑和要素保障等^[5-6]；四是探讨农村三产融合的主体及组织形式。农村三产融合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均发挥重要作用^[7]，并不断衍生“公司+合作社+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但农民作为三产融合的重要参与主体，整体上却呈现出参与不足、农企利益联结较弱等困境，因此应完善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多元主体“互利共生”以有效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8]。

既有研究多基于农村三产融合现象在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其理论内涵、模式路径、主体形式及发展困境，对于农村三产融合微观运行机制的探讨有待强化。同时诸多研究多注重政府扶持、资本下乡等外部输入对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较少对乡村自身价值及内生力量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在乡村自身资源禀赋基础上不断发掘其多种价值，推动三产融合，并促进多元产业“扎根乡土”，实现内生发展？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如何利用乡村价值资源、并使其与外来要素联动发挥作用？农村三产融合具体如何运行实践？本研究基于豫中 L 村的实地调研，剖析该村三产融合的内生基础和实践进路，探讨其如何通过乡村价值的发掘与再造，破解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困境，促成三产融合长效发展机制，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二、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一）乡村价值的理论内涵

“价值”一般被视为客体属性与人的主体尺度之间的统一，乡村价值则是人类主体依据其需求赋予乡村客体的意义^[9]。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乡村的认识经历了从生产主义乡村到后生产主义乡村、再到多功能乡村的演进过程，从强调乡村的农业生产功能到美学、休闲等消费功能，再到强调二者的平衡，逐步认识到乡村功能的多元性^[10]，乡村价值正是乡村各功能发挥的积极影响。

当前我国学者对于乡村价值的讨论聚焦于：乡村价值的多元性。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地域综合体，朱启臻指出乡村具有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与教化价值，正是多元价值的不断作用下，各要素彼此协调、促进，形成村落有机体，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交往、情感等需要，保障乡村社会的存续发展^[11]。乡村价值的独特性，反映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最本质属性。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场域，依托于多样的客观载体，并受到传统村落文化影响，造就了乡村独特且值得珍视的生活方式^[12]。乡村价值的演进性，乡村价值随社会经济变迁不断演变。在城镇化发展初期，乡村一度被视为服务城市和工业需要的客体，其本原价值被忽视，生产价值被重点强调。而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社会主体需求不断变化，乡村价值在更大范围或更高程度上被认知，其内涵得以不断扩充与延伸，有必要对乡村价值进行重新审视^[13]。

综合来看，乡村价值是乡村为人们社会活动提供各类资源，并促进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同时也是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可持续及发展的基础。本研究关注到的乡村价值具体表现为：（1）生产价值，农业生产不仅保障农民生计，还为城市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料。此外，乡村生产还包括手工业、养殖业及各类新兴产业，推动乡村地域经济发展。（2）生态价值，乡村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生态优势是其最大优势。种养循环、就地取材等生态智慧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近年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乡村生态价值及其转换潜力逐渐受到重视。（3）文化价值、教化价值，围绕乡村生产生活形成的农耕、手工艺文化、习俗礼仪等优秀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兼具一定教化价值，如农耕文化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然与生命的循环，形成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品格，良好习俗是引导文明乡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4）社会价值，乡村通常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14]，对于吸纳就业、保障养老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正如舒马赫指出“小的是美好的”^[15]，相较于不断扩张的城市，“小的”乡村生活有益身心，当前“乡愁文化”和“回归田园”潮流的兴起便是佐证。

（二）乡村价值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乡村价值视角,农村三产融合不仅要立足乡村多元价值,还应推动乡村价值的转化提升,实现产业有效融合和乡村持续发展。一方面,乡村价值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基础资源。三产融合强调业态多元、要素融合,乡村水土、物种、民宅、劳动力、文化等要素均是三产融合所需的重要资源。三产融合不仅是二三产业与农业及其经济价值的融合,还是与乡村自然环境、民俗文化、生活形态及其所承载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融合。应注重农业多功能性及乡村的整体性,实现价值资源的交融和转化,培育新型业态,如开发生态价值形成的生态观光业,农业与饮食、手工、风俗等文化要素融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等,以及农业与科教、康养等融合形成的现代乡村服务业。与外部资源相比,乡村价值资源具有在地性和独特性,相依相存、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产生的产业与乡土联结不畅问题,推动产业要素有效融合。另一方面,重塑乡村价值是三产融合发展的实践旨归。传统乡村产业单一且发展水平较低,农村三产融合能够有效激活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村三产融合依托于乡村价值资源的发掘,通过乡村价值“产业化”,以产品或服务等新载体新形式呈现出来,如农文旅结合的三产融合模式,有效激活了乡村生产、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并实现价值增值。此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同样落脚于乡村整体价值的实现和提升。通过城乡资源互通,政府、市场、乡村精英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带动资源要素流入乡村,强化村庄组织建设,促进农民的认知转化,形塑村庄发展内生力量,促使农业从“单一的农产品提供者”转变为多元价值的重要载体;农民从低收入群体转变为知识能力充足的新型从业者;农村从资源的流出地转变为资源流入地及价值的输出地,打造宜业宜居宜游乡村。

因此,基于乡村价值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符合乡村内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相关研究,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培养地区基于内部的生长发展能力,强调地区内部资源的利用和内部人口的参与,并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及文化传统,将地方资源所创造出来的总价值重新分配在当地^[16],促进地区发展的整体可持续。后来 Ray 指出,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完全依靠地方力量进行发展不切实际,由此对内生发展理论进行完善并提出“新内生型发展”^[17],新内生发展同样被定义为一种扎根本土的过程,除不断发掘本土潜力,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路径依赖外,还强调合理利用外部经济、技术、人力资源,重视内部与外部、地方与超地方的整合,最大化地方资源的价值,以此形成地方优势和竞争力,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内生发展能力^[18]。对于农村三产融合而言,其发展基础是农业农村多样化的价值资源,包括独特的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资源,为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潜力;其发展重心在于推动农民主体参与,发掘、运用乡村优势资源,并与外部主体、资源进行联结,创造新的价值增值;其发展目标在于培育乡村地方经济,推动农民能力提升和增收致富,促进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和持续性。

(三)基于乡村价值的三产融合分析框架

基于乡村价值视角,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核心命题是如何立足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价值资源转换,培育产业发展动能,实现乡村内生型发展。结合上述内生型发展和新内生型发展的关键特征,本研究以乡村价值为主线,构建了“价值认同-价值再造-价值共享”的三产融合发展进路。

其中,价值认同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前提。乡村多元价值是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凝结和聚合乡村产业发展主体的重要力量。而价值是一个联通人与物、认知与行动的概念^[19],只有在被主体认知后才能被有效利用或加以保护。因此只有不断增强农民、市场、政府等相关主体对乡村的价值感、认同感,才能有效激发其参与三产融合的主体意识,促成各主体的一致行动,共同发掘乡村价值资源,为三产融合奠定基础动力。价值再造是实现农村三产融合的关键。三产融合是乡村内外资源要素不断配置重组的过程,指向乡村要素的整合与价值的扩展,也是不断重塑乡村价值的过程。在认识乡村价值的基础上,乡村价值的激活及其在三产融合中的作用发挥则需要注意三产融合发展动能的培育,发挥农民力量并整合外部主体力量对资源要素进行有效组织、运用和创新性转化。价值共享是三产融合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价值收益由农民共享是三产融合发展的落脚点。农村三产融合以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为乡村价值的再造提升提供了客观载体,通过价值共享机制将增值收益留给农民,不断提升农民参与其中的获得感、价值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强

化对乡村的价值认同,促成参与三产融合的实践行动,由此形成农民参与和三产融合的良好循环(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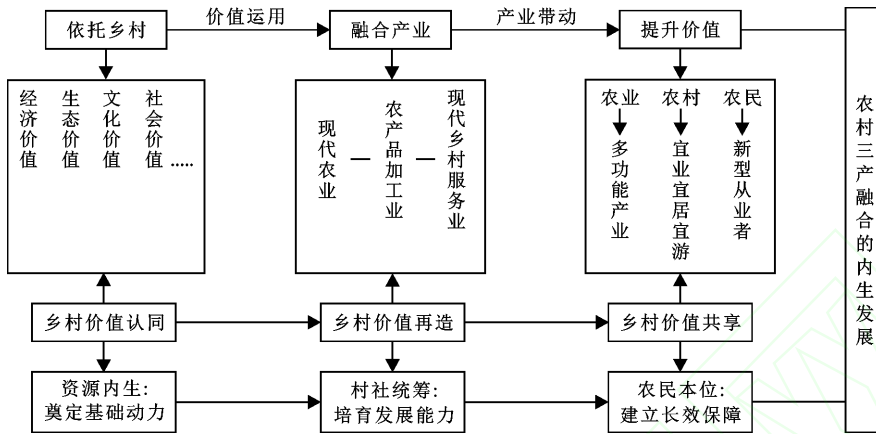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乡村价值的三产融合分析框架

三、案例呈现:L 村三产融合的内生发展路径

L 村位于豫中 L 县,距县城约 7 公里,地处黄淮海平原,传统种植作物有小麦、玉米等,全村共 3 160 人,2 200 亩耕地。由于人多地少,传统农业难以维持生计,农民依靠柳编补贴家用,直至改革开放初村庄都处于贫困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村一是利用高筋小麦的种植优势,进行面食等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带动配套产业发展;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创建生态农业园区,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三是以良好生态为基础,结合文化资源形成农业观光、科教文化、休闲旅游等新型业态。整体来看,L 村立足农业,不断发掘自身生态、文化资源,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形成多业共荣的局面,吸纳本村 500 余名劳动力在村就业,2023 年实现人均收入 3.5 万元,有力促进了产业融合和农民增收,乡村价值得以再造。目前,村集体经济企业被评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村庄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村”“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河南省首批最美宜居村庄”“河南省健康村庄”等荣誉称号。

笔者于 2023 年 8 月和 2024 年 3 月在 L 村开展了近 40 天的实地调研,其间访谈了包括乡镇政府干部及村“两委”、经济精英和普通村民在内的多位调查对象,获取了县镇政府的产业振兴相关政策、村庄基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概况及三产融合发展历程等关键信息,以下是 L 村如何运用乡村价值、推进三产融合的经验呈现。

(一)从忽视到发掘:培植乡村多元价值认同

农村三产融合以乡村多元价值为基础,但 L 村在三产融合初期面临着乡村价值不断弱化,产业基础动力不足的困境。一方面,在“中心—外围”理论影响下,我国现代化建设逐渐形成了工业主导农业、城镇主导乡村的发展方向^[20],在普遍的社会观念下,城乡是不等值的。与此同时,乡村一定程度也在进行自我价值否定,在 L 村,青壮年通过考学、打工等形式到城市获取发展机会,留守农村则会被贴上“没有本事”的标签。据统计,1978 年以来,L 村累计考入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 300 余人,毕业回村发展的则不足 5%。另一方面在以“效率、规模”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乡村价值被简化为单一的粮食及相关产品的供应^[21]。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在于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高化学投入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忽视所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尽管如此,农业收入仍旧低下,农民趋向城市寻找生计,长期在外则使农民与村庄内部的交流减少,对村内传统文化、手工技艺等逐渐淡忘,对乡村的熟悉感和参与村庄集体活动的意识越来越弱。由此,乡村生态价值被忽视,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也逐渐式微。

在乡村多元价值弱化及资源、资金、人才等外流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认同感日趋下降,乡村建设主体及建设资源不足,乡村进一步去价值化,三产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为了阻断这一恶性循

环,L村不断增进乡村价值认同,为三产融合发展打好基础。

1.开展乡村价值认知教育,识别本村优势资源。首先L村党支部多次组织村委成员、农民代表到省内外产业融合示范村参观学习,尤其是省内资源禀赋相近但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明星村N村和Z村,通过对明星村的发展历程、产业概况、民俗文化、特色名片、优势资源等进行深度解读,让农民对生活其中的乡土资源和乡土文化形成新认知,切身体会到乡村价值的多元性、转化性及三产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其次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对村庄优势资源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围绕“农”字,以高筋小麦作为优势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同时结合劳动力、生态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符合市场趋势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农业观光,结合村内家风家训文化、柳编手工艺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

2.村内精英带头实践,对乡村价值进行再确认。明确发展方向后,村委成员及其他精英率先带头实践。村支书郭某自筹资金创办了面粉厂和柳编工艺厂,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后,进一步带领创办村集体经济企业,由单一的粮食粗加工转向食品加工,层层增值,并带动包装、运输等产业发展,吸纳农民就业;村内五位种植大户带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从事种植、分拣、包装、运输等工作,并以每斤高于市场5%到10%的价格统一进行销售,此外开辟了农业观光及农事体验区,不仅改变了传统蔬菜种植销路困难、价格波动大的困境,还增加了额外收益,以实际行动使农民对乡土资源的价值转化性进行再确认,以此形成致富带动效应。在能人带动和利益驱动下,农民逐步转变了对三产融合的观望态度,为进一步参与奠定了心理基础。

3.保护乡村优势资源,培植多元价值认同。在内部市场主体培育和外部市场主体吸纳的过程中,L村严格遵循“在保护中开发”的发展理念,通过设立企业生态门槛、鼓励种养循环实践等举措保护村内水土资源,并以“传承”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对家风家训和柳编技艺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为旅游休闲等经济样态的衍生提供基础。据此L村以生态田园、传统文化为建设重点,使乡村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能让人们“看得到美景,留得住乡愁”,通过举办“蔬果认养采摘、广场舞大赛、柳编工艺品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乡村“绿色的生态环境、健康有机的食物,自在的生活方式、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被市场主体及外来游客所熟知,培植多元主体对乡村多元价值的认同,吸引更多契合村庄发展方向的资源流入乡村。

(二)从发掘到共创:赋能-合作-创新

三产融合发展实质是对乡村多元价值再整合再创造的过程,也是乡村内生资源与外来要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乡村主体和政府、市场等主体等彼此联系、共同创造的过程。但L村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由于长期从事单一农业生产或在周边打工,多数农民认为“自己只会种地,做不了其他事情”,“三产融合是‘当官的’(包含政府和村委)及企业应该操心的事情,自己出不上力”等,农民在知识、技术、信息等方面与三产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难以有效运用乡村现有资源。且L村位于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整体发展要素不健全,经营能力不足,仅依靠自身能力难以推进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因此在发掘乡村价值资源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通过多元合作促进内外资源的整合利用,推动乡村价值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1.赋权增能,促进乡村自有资源转化。农民是乡村价值的重要实践主体,各类价值资源往往被农民熟知和掌握。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体性是落实乡村价值、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22]。但当前农民普遍存在权利缺失、能力不足的状况,影响其主体性的发挥^[23]。赋权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公共决策并获得自身所需的资源和影响资源分配的权利,以此提升掌管自身境况、行使自身权利以达成自身目的的能力^[24]。为此L村注重对农民的权能培育,使其感知自身享有的权利并加以运用,达成自身参与发展的能力,将自有资源转化为三产融合的重要资源,将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首先切实保障农民利用本地资源的自主权。在推进土地流转后,村集体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保障农民返租的权利,在农业园区提供大棚租赁服务,鼓励农民利用传统堆肥技术进行无公害蔬菜种植,并支持农民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利用闲置房屋、厂房等集体建设用地等开展农家乐、民宿等;其次积极打造参与平台,

2015年L村以家训文化馆建设为契机,搜集500多户家训家规,举办“温祖训,拜父母”活动,弘扬良好乡风文化。同年成立柳编工艺协会,由15位柳编工匠传授柳编工艺,编制簸箕、提篮等用具置于文化馆进行展示,并为村民免费打造售卖平台,推动原本不起眼的柳编工艺“走出去”,成为文化产业的特色资源。最后,注重农民技能培育。针对能力不足使农民参与受限的问题,L村定期为农民开展技能培训,内容既包括无公害蔬菜种植技术,还包括餐饮经营管理、网络技术应用等新型产业所需能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目前依靠合作社已培育综合性人才16名,农业技术人才18名,电商人才22名,在生态种植、农产品销售、文旅宣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内外合作,推动产业价值提升。对乡村价值再创造的过程强调利用自身资源获取外部资源,为本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将多元主体和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发展合力。为此,L村完善“上下协同,内外联动”的多元合作模式,带动多元主体参与,实现了内外资源的整合和运用。

首先,与政府建立紧密合作,积极争取项目资源。L村在农业加工和蔬菜种植有了一定发展成效后,邀请县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工作,并通过政府宣传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示范村,进一步与政府达成深度合作,先后建设了LY农业示范园区和LY工业园区,并借力打造“LY挂面”“LY蔬菜”为绿色品牌,推动优势资源形成特色产品、特色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此外,L村的家训文化建设工作引起了县政府的重视,并争取到家训馆的支持扩建项目,于2019年始对家训文化馆进行改造提升,2022年家训馆被确定为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吸引各级政府部门、学校、社会组织参观学习,带动文化产业进一步升级。其次,积极引进外来资本,促进产业集聚发展。L村虽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企业,但并不排斥外资,秉承“集体经济不等于集体经营”的发展理念,支持外来企业发挥其资金、技术等优势,带动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种植及农产品加工流通、电子商务及社会化服务,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吸纳新兴产业投资主体,丰富村庄产业形态。借助村内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L村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关系吸纳多位投资主体先后建设了百味居生态餐厅、天佑老年康养院、无动力亲子乐园等,使乡村在产业发展的同时,生态康养、休闲娱乐的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

3. 加强创新,全面激活乡村价值。创新是推动乡村价值转化提升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加强技术应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为打破农业产业内部及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技术壁垒,L村与4家科研院校、科技型企业建立合作,在食品研发、蔬菜品种培育、无公害蔬菜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不断钻研,瞄准“餐桌经济”和健康饮食趋势,发展绿色食品,提高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推动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进行价值融合,推动业态创新。在三产融合的过程中,乡村资源要素及乡村价值之间的关联和转化属性更加凸显。随着业态的不断丰富,L村成立了文旅公司,聘请专业团队沿村内大道打造旅游线路,将村内农业生态园、农产品加工园、家训文化馆、休闲游玩区联动起来,促成包括绿色种植、农业观光、农业加工、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等在内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并带动村内特色小吃、手工文化等业态发展,实现产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存,不同价值相互融合、转化,打造共生共赢的产业价值体系。在此情况下,乡村建设资源不断流入,农民在村安居乐业,吸引城市群体参观游览,乡村整体价值愈加凸显。

(三)从共创到共享:完善利益联结和利益再分配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三产融合是乡村价值再实现的重要方式,三产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在于促使产业链上的增值收益更多惠及农村和农民。但事实上,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将收益留给了农村和农民,也并不必然推动农民走向富裕^[25]。因此农村三产融合不仅要关注新型产业如何开发、如何发展的问题,更应关注产业融合过程的利益分配环节,切实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所得收益惠及农民、实现公平共享,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1. 完善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方式。在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业态的形成成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多样的利益联结形式。首先是拓宽劳务收入来源,食品加工、配套服务、蔬菜产销、文化旅游等各类产业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岗位,使其获取较为稳定的工资收入及部分零工收入。其次是发挥联农带农作用,L村牵头成立产业化

联合体,由食品加工企业、蔬菜经销企业、供销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 14 个成员组成,以“龙头带动、优势互补、要素融合、协商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地制宜、持续发展”为原则,建立有效合作契约关系,依托产业化联合体不断强化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技术示范、提供社会化服务、发展订单购销业务等形式与农民形成稳定的契约合作关系,并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协商设定最低农产品保护价格,提升农民在农业经营中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农民收益。此外加强股份制合作,蔬菜种植合作社鼓励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形式为基础的股份合作,明确农民、合作社、村集体、企业等主体的方式和份额,通过入股分红将农民资产要素与产业经营发展联为一体,推进农民与其他经营主体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利益共同体,将农民进一步融入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最后鼓励个体经营,L 村在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不仅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个体发展创造良好机遇,如文化广场的修建为地摊经济提供条件,带动休闲娱乐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的人气推动租赁经济和餐饮业发展,为当地农民创造了更多收益机会,使农民切实享受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

2. 构建三产融合利益再分配机制。对于乡村而言,其价值定位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26]。在乡村资源不断转化为产品输出、乡村价值转化为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应当促进价值收益为农民服务,进一步转化为乡村内生发展的动能。因此,农村三产融合除了带来经济收益外,更需要进一步为乡村社会建设做出贡献,推动经济性与社会性价值的共同实现,使三产融合不是为了单纯的“增长”而发展,而是在此过程中为农民创造美好生活家园。除去产业投入再生产及农户分红外,L 村每年将三产融合发展净收益的 15% 提留为村集体公共开支,投入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中,不断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和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服务资源,2015 年来为村民建设家训文化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及运动场等,并不断改善校舍,致力于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除此之外,L 村每年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汇演和戏曲下乡等活动,不断丰富农民社会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使其发展优势和内生动力不断显现,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农村三产融合内生发展的实践逻辑

不同于外部政策、资本驱动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方式,L 村的三产融合建立在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对资源发掘的基础之上,但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在自身的薄弱之处主动寻求外部资源,补齐村庄在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短板”,以自身价值和资源获取外部资源,内外合作推动乡村价值的再造,并注重以村集体为载体带动农民、保障农民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参与和共享权益,平衡企业与村集体、农民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三产融合发展效益留在当地。

(一) 价值认同与资源内生:奠定三产融合基础动力

对乡村价值的普遍认同是构筑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普遍意义上看,认同是指处于一定社会体系中的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对认识对象的一种归属感,及以此支持、参与认识某种客体的实践性行为活动^[27]。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价值认同不断弱化,导致建设主体与资源不足、进一步去价值化的现象,L 村在三产融合发展中通过教育教化、实践带动、利益引导、理念宣传等方式,培植农民、市场及社会大众等对乡村价值的关注和认同。这种认同涵盖了乡村价值的多元性、独特性及演进性,利于解构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价值单一、去价值化的叙事,注重立足乡村、发掘本土的重要价值,为多元主体参与三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目标。

乡村价值认同重构了乡村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进程,基于本土可获取的价值资源进行挖掘,推进乡村资源向三产融合要素的转变,促使其生长为本地的发展优势,能够撬动三产融合发展的基础动力。一是为农村三产融合奠定了资源基础,L 村村支书及村内懂经营致富的能人等内生力量依托村集体组织将村庄内部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不仅挖掘土地、农产品等物质性资源,还包括当地的人力资源及其劳动智慧所创造的文化

资源等,尤其是具有独特性、竞争性的资源,为三产融合发展提供了内生潜力。二是能够激励农民主体参与行动的意愿,在乡村价值认同教育及挖掘乡村价值资源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内生权威资源、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动员进一步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引导有志农民返乡创业就业,促使更多农民参与三产融合建设行动当中。三是为乡村发展赋予多元意义。在社会新型需求驱动下,促使政府、市场、农民等主体重新对乡村及其价值进行审视,不再局限于唯生产论下的价值认知,而是注重文化、生态、社会等价值的全方位实现,激励相关主体对于乡村各类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推动乡村多元价值的转化输出。

(二)价值再造与村社统筹:培育三产融合发展能力

基于乡村价值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其重点在于充分实现乡村价值的再造和转化,实现由内引外、由外促内,以此达成内生发展的格局。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村社主体发挥其统筹作用,促成内外资源的整合以及多元资源的创新,培育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能力。

首先,村社集体能够有效整合乡村资源,提高内生资源运用力。与外来投资者相比,地方行动者们往往最了解自己所在社区的发展机遇和障碍,并具有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整体和局部政策的调整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能力^[28]。一方面,村社集体充分了解村庄情况,能够精准识别优势资源,且能够根据自身的组织基础和公共权威,对乡村生产生活资料进行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基于与农民密切的社会关系,能够积极调动农民主体参与。以村集体组织为载体保障农民参与三产融合的基本权益,打造平台引导农民参与各类活动,并组织各类培训提升农民对产业所需知识技能的掌握,促使农民在有意愿的基础上也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其中,从而自律地进行可持续的开发和发展,这种自律性便体现为农民作为权能主体的自我感知力和自主运用力,以此达成真正参与发展的能力,为三产融合注入内生性力量。其次,村社集体能够统筹内外合作,提升乡村价值转化力。三产融合是城乡内外资源互通的过程,以村社集体为载体能够发挥其组织优势进行多元联结和资源整合,构建产业融合共同体。在三产融合的政策支持下,村社集体基于自身资源积极统筹项目资源,争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以此弥补自身资金、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建设等条件的不足;在市场需求拉力下,主动采取“拉投资、请专家、跑市场”等系列行动,补齐村庄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短板”,解决分散的农民难以与市场对接的情形,有效获取外部资源,促成内外合作,以三产融合带动城乡资源的流通、基础建设的完善和技术人才的流入,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增强乡村价值转化力。

(三)价值共享与农民本位:保障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性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拓展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但其发展过程也伴随着各类资源和主体进入乡村,可能塑造出的新的产业利益格局^[29]。如在外部资本主导的三产融合发展中,由于外部资本掌握着大量资源 and 市场信息,在决策权、收益权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比农民力量十分薄弱,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农民往往通过劳动力投入和土地要素参与获取收益,但获得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有限,而产业延长链上的收益则归企业所有,难以形成公平均衡的价值共享格局。而如何将产业的增值收益实现公平共享,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产融合发展的成效和持续性。因此要注重将切实利益惠及农村农民,避免被外来资本所“俘获”,合理的利益共享才是产业能够长远发展的保障。

农民是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参与者、劳力供给者,也应是其收益的核心分享者。在资源内生和村社统筹的力量作用下,三产融合价值链的分配遵循的是农民本位的逻辑。除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外,还应不断强化利益联结和利益再分配机制,通过稳定购销关系、设定最低保护价格、股份合作等方式使农民更大程度上规避风险、增加收益,更加公平共享三产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促使其加深对于乡村价值的认同力以及参与三产融合发展的行动力;通过村集体组织提取三产融合收益投入到农村社会当中,紧贴农民生活需求,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公共文化生活培育,让农民在参与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既能获得经济满足,又能获得精神满足,切实感受到乡村价值转化对于乡村社会和自身生活的实质性改变,促使农民对于乡村价值进行再确认,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对自身的主体地位、身份价值进行再确认,农民主体性得到了生动彰显,三产融合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乡村价值视角探讨了农村三产融合的内生发展路径及实践逻辑。农村三产融合实质上是乡村要素配置、乡村价值再造、进一步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渐进过程。首先,对乡村价值的普遍认同是三产融合发展的前提。通过培植多元主体对乡村价值多层次、多元化的认同,对乡村物质性资源及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社会网络等人文资源进行发掘,奠定三产融合的资源基础,为三产融合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其次,乡村价值的再造实践是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以村社组织为载体发挥统筹作用,通过对农民赋权增能,以内生基础获取外部资源,促成内外主体的合作共创,不断推动乡村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能力。最后,价值共享机制是三产融合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通过完善利益联结和利益再分配方式,将收益返还到农村农民之中,进一步强化农民对乡村价值的认同感,不断激发其主体性、创造力和凝聚力,利于乡村发展的持续性。

基于乡村价值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对于破解三产融合过程中要素不足、融合不畅及农民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L村三产融合发展经验给产业基础薄弱的村庄带来以下三方面启示:第一,强化乡村价值认知,促进在地资源转化。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不断增进市场、农民等多元主体对于乡村多元价值的认同,以统一的认同增进三产融合发展的集体行动。改变依赖政府项目和资本下乡推动三产融合的思路,注重发掘、整合村庄自有价值资源,把乡村生态优势、文化优势等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第二,加强村社组织建设,发挥统筹作用。与市场主体不同,村社统筹的作用不仅在于指导产业如何融合发展,更关键的是将发展的主体地位掌握在村社手中,使村庄自主选择发展项目、参与发展过程,有效挖掘内部资源,并将外来资源真正落地,将内外资源有效衔接;同时维护产业秩序,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均衡,以促进村庄整体性发展及农民收益增长为目的,避免出现资本过度攫取村庄资源与损害农民利益,甚至对村庄生态环境、传统资源造成负面影响的现象。第三,注重“依靠农民”和“为了农民”,避免“只见产业不见人”的现象。注重发挥农民力量,考虑产业与村庄社会的嵌合性,如何使农民尤其是劳动力较弱的妇女、老人更广泛地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农民长期以来对乡村资源的运用、保护和传承作用。此外,注重农民获得感的实现,兼顾经济增长与农民多样化需求实现之间的协调,避免村民的“无感”参与,更好发挥其内生性精神力量,形成三产融合发展的深层次动力。

参考文献

- [1] 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新题应有新解法[J].中国发展观察,2015(02):18-22.
- [2] 姜长云.日本的“六次产业化”与我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03):5-10.
- [3] 赵霞,韩一军,姜楠.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04):49-57.
- [4] 芦千文,姜长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分析与思考——基于对湖北省宜昌市的调查[J].江淮论坛,2016(01):12-16.
- [5] 欧阳胜.贫困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基于武陵山片区的案例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7(10):156-161.
- [6] 刘建生,邱俊柯,方婷.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样态类型、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基于中西部多案例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01):95-102.
- [7] 肖卫东,杜志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6):120-129.
- [8] 傅琳琳,黄祖辉,朋文欢.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与推进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69-77.
- [9] 杨新海,陈丹祺,孙嘉麟.基于乡村价值再认知的苏南乡村特色发展路径探索[J].规划师,2023,39(09):138-145.
- [10] 申明锐,沈建法,张京祥.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J].人文地理,2015(06):53-59.
- [11] 朱启臻.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9:2.

- [12] 付寿康,张瑞涛.论全面乡村振兴中乡村价值的多元转化及提升[J].理论月刊,2023(04):77-84.
- [13] 陈丹祺,杨新海,孙嘉麟,等.城镇化演进过程中的乡村价值再认知[J].人文地理,2023,38(06):125-135.
- [14] 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4-26(10).
- [15]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4.
- [16] BARKE M, NEWTON M.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 in Two Rural Areas of Andalusia, Southern Spai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7, 13(03): 319-341.
- [17] RAY C.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U[J].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2006(01): 278-291.
- [18] 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5.
- [19] 罗婧,张书琬.从“志同”到“道合”——从一个泥玩具的价值变迁探微乡村的内生发展[J].社会学评论,2021(05):157-174.
- [20] 钟曼丽,杨宝强.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6):1-9.
- [21] 向玉琼,张健培.乡村多功能发展与治理: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06):42-53.
- [22] 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60-69.
- [23]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01):31-40.
- [24] ADAMS R. Empowermen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Work[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87-90.
- [25] 胡高强,孙菲.新时代乡村产业富民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应对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21(09):93-99.
- [26] 朱力,张嘉欣.价值的回归——乡村营造的伦理思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99-103.
- [27] 李雪彦.政治认同: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35-37.
- [28] HESELTINE, MICHAEL. No Stone Unturned: in Pursuit of Growth[R]. London: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2012.
- [29] 牛文涛,郑景露,唐轲.农村三产融合赋能农民就业增收再审视——基于河南省孟庄镇、龙湖镇、薛店镇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08):132-144.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Based on Rural Values: Endogenous Path and Practical Logicpar

——Taking L Village in the Central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Hong, YANG Si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three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olicies and capital. 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loc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rural values, and achie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valu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path which includes “value recognition-value reconstruction-value sharing”.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L Village in the central of Henan Provi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dilemma of weakened rural value and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L Village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practical process from exploring rural value, co creating rural value to sharing rural value. By cultivating diverse value recognition in rural areas, solving endogenous resource problem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Village community coordination promotes rural value re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realiz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cultivates the abilit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value sharing mechanism, and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farmer centered approach,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promo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value;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three industrie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